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四

同治九年。庚午。七月。辛未。成都將軍崇實奏。竊奴才欽奉

上諭。飭將貴州遵義教案。會同曾璧光秉公籌商。趕緊完結等因。

欽此。茲擇於六月十六日。酌帶文武隨員數人。循巡關邊界為名。自成都起程。先赴重慶。暫行駐紮。查該處所屬之綦江。與貴州遵義連界。尚易察看情形。先將遵郡紳民妥為開導。再密與黔撫相機籌辦。較之貿然直赴貴陽。專聽教士一面之詞。似覺得體。

諭軍機大臣等。崇實奏查辦遵義教案起程日期一摺。貴州遵義教案。日久未結。自應迅速審辦。崇實現於六月十六日自省起

程。先赴重慶駐紮。將遵郡紳民開導。再會與曾璧光相機妥籌。難係慎重辦法。惟重慶與遵義界分兩省。查辦大員未入黔境。特伏洋人有所藉口。此案終難早結。着崇實體察情形。仍遵前次諭旨。馳抵遵義。督飭楊蔭棠余思樞等持平妥辦。以期民教相安。免生枝節。現在直隸天津地方。人有焚毀教堂毆傷領事之案。辦理正當吃緊。若外省教案。早日完結。亦足以折服其心。崇實務當悉心籌畫。以副委任。

甲戌。工部尚書毛昶熙奏。竊臣於七月初五日抵天津。當即往晤直隸總督曾國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商議連日羅淑亞尚無動靜。惟聞該使擬回京商辦諸事。英國使臣

威妥瑪亦於前月杪到津。並有勸其回京之意。臣以津門滋事之案。全在地方官設法議辦。就近與該公使商酌。以期及早了結。若任令回京。轉恐往返函商。致稽時日。當由臣往晤該使。剴切開導。設法勸阻。雖似稍有轉機。尚未知能否就我範圍。津門海口。現泊外國兵船數隻。據法國繙譯官德微理亞面稱。係各口巡緝之船。臣詳加查察。尚無上年滋事各情。商民照常安謐。堪以上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毛昶熙奏抵津日期。並會商大概情形一摺。羅淑亞擬回京商辦諸事。英國使臣威妥瑪亦勸其回京。據毛昶熙

奏。將此案全在地方官設法議辦。就近與該公使商酌。及早了結。若任令回京。轉恐往返函商。致稽時日等語。所籌甚是。著曾國藩。毛昶熙。崇厚。悉心會商。與羅淑亞就近在天津迅速議結。毋令該公使回京。致此案轉形稽滯。至為首滋事之犯。著仍遵前旨。趕緊緝拏。以為轉圜地步。曾國藩等。務當妥速籌辦。上維國體。下順輿情。以期力保大局。

乙亥。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奏。竊臣六月二十七日抵西安。正與蔣志章籌布防務。七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天津滋事一案。曾國藩奏。請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交部治

罪等因。欽此。臣伏讀之下。震悚焦急。莫可名言。前准總理衙門

暨曾國藩函知津事原委。臣料夷情叵測。即商請曾國藩

酌調親軍勁旅。移紮附近衛要。若該酋無理取鬧。尚可稍

有搪抵。並咨飭現駐直隸之臬司劉盛藻丁壽昌各帶銘

軍。相機準備。昨接曾國藩六月二十三日函稱。法使羅淑

亞照會。將天津府縣抵命。該府縣並無大過。不得已奏交

刑部治罪。已覺內愧方寸。外干清議等語。臣正增憂系。茲

蒙

聖明指示。斷不能如此辦法。仰見

權衡至當。該酋等平日曾

朝廷以制官。官以制百姓。其心固甚畏百姓也。今未根究
下手兇犯。先欲官為抵償。不但無以服天津士民之心。亦
無以服天下臣庶之心。夫是非者立國之本。此案屈在津
民。業經事事認錯。情理備至。而羅淑亞等恃強逞忿。不論
是非之公。並欲使我
國家紊亂其是非。即令隱忍遷就。後將何以立國。想毛昶熙
不日昌到津後。必與曾國藩等妥商。趕緊訪拏兇犯議抵。
惟該國既有兵船到津。聞復往安南等處。陸續徵調。
京畿根本重地。豈可束手受制於人。誠如
聖諭。亟應據籌備禦。臣昔在蘇滬。與洋人久相交涉。所部將士。與

洋兵曾共戰陣。習知其平素伎倆。專恃火器。水路船礮。我
軍或難與爭長。陸路野戰。彼族亦難操必勝。蓋大礮笨重。
不宜運行。又洋人不能自紮營壘。一敗則無歸宿也。豈准
左宗棠咨至。甘省軍務。漸有起色。陝回敗殘無多。期之歲
月。必能得手。
聖主可釋西顧之憂。微臣當以
畿輔為急。現已傳知郭松林周盛傳等督催各營。剋日分起
啟程。臣擬先帶馬步親軍八營。於初七日由西安進發。至
潼關渡河。取道山西。馳赴近畿一帶。擇要駐紮。屆時請
旨遵行。一面咨商署湖廣督臣李瀚章趕飭後路各臺局。改道解

運餉銀軍火。以期接濟無誤。其陜省防勦事宜。識即知照
左宗棠將志章等辦理。
李鴻章人奏。再鎮辦理西征糧臺翰林院侍講學士袁保
恆咨稱。保恆於閏邸鈔。知天津民教構釁。洋人受創甚
鉅。積怨甚深。知必有非理要求。兵船挾制之事。私憂竊慮。
寢饋不安。伏念保恆世受
國恩。無可圖報。既聞
畿輔有警。凡可以分
君父之憂。效馳驅之力者。義當不避艱險。慷慨赴之。竭蹶趨之。當
聞信之始。即擬具摺奏請馳赴直隸。聽候驅策。稍效愚誠。

茲聞臣奉

旨馳赴直省。想係夷人狡逞。軍情緊急。私懷懇懇

闕廷。益覺食不下咽。請臣附驛代達悃忱。仰求

恩准效力戰疆。俾遂捍衛之義。以伸忠愛之私。至保恆現辦西征

糧臺。經陝甘督臣左宗棠奏明。專司催餉。一切均有頭緒。

接手之人。不至爲難。查有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品望素優。

老成勤懇。現在西安。亦係奉

旨歸左宗棠差遣。位爲京卿。與各督撫咨函往來。提催軍餉。體制

相宜。可以接管。又保恆兼管甘捐總局。隨時咨請戶部覈

奬。王家璧並可兼管。如慮覈算事煩。查有現管軍需局知

府沈應奎旬稽精敏。可以幫同料理。此外並無經手未完事件。如蒙

俞允。朝廷

命。夕可交卸清楚。亦不致有遲延。保恆辭易而就難。辭逸而就勞。實係迫於血誠。不能自已。除咨請

欽差大臣左宗棠查照酌數轉行外。理合瀝誠咨請附奏等情前來。查袁保恆於七年四月。奉

旨發交臣營差遣。見其勇於任事。能耐艱苦。聯絡各軍。商酌機宜。於兵事亦有閱歷。臣昨行抵西安。該學士面稱。風聞天津教民滋事。戰釁恐有警耍。擬自行奏請募兵赴直。稍盡捍

衙之誠。臣當以按據天津府道丁壽昌等來書。六月十九日。羅淑亞與曾國藩初次相見。語氣尚爲平和。並未過肆要挾。暫宜靜候等語阻之。茲聞臣奉
命赴直。復咨請代奏各情。實出於報效悃忱。臣未敢壅於上
聞。應否准其前往之處。伏候
恩旨。轉行知照。

李鴻章又奏。前直隸提督一等男劉銘傳。上年因傷病復發。奏請開缺調養。臣今春疊有黔陝之役。曾函商該提督能否力疾視師。據稱遺患尚非甚急。若至軍情喫重。義當復出等語。查劉銘傳歷勦髮捻各逆。紀律嚴明。威望素著。

具才器智略。可當一面。尚在楊岳斌鮑超之上。所部銘字馬步各營。經曾國藩奏交劉盛藻丁壽昌接帶。拱衛畿輔。現在事勢緊急。該提督深明大義。分應投袂而起。稍助聲援。臣已飛函敦勸。該提督寄居安徽六安州。可否請

旨寄諭該提督。剋日兼程赴營。並幫辦臣處軍務。將來如有他處征討。該提督堪膺重寄。但使糧餉無缺。必不致有覆軍僨事之虞。

李鴻章又奏。再法使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立即正法。據其照會內稱。所開所畫。實由府縣幫同行兇。又稱有主使動手之人。經曾國藩等據理駁斥。該使尚悻悻不平。臣

查外國審辦命盜重案。必以證據口供。當堂質對確實。反覆研究。乃能定讞。與中國明慎用刑之意略同。竊料該使到津後。必有洋行買辦通事。及習教無賴之徒。從中簸弄。以致顛倒失實。若僅空言駁斥。徒激其怒而啟其疑。此案終難妥結。臣愚擬請

密諭毛昶熙崇厚等。詢明該使所聞得自何人。所查得有何據。須將如何幫同主使證據交出。由中外大員。會同提集該府縣。當堂質訊。必如外國辦案。兩造俱肯認供。毫無抑勒翻異。乃可成信讞而服眾心。果該府縣有此實在重情。亦不能曲為寬貸也。儻該使竟不交出證據。或不肯傳往會訊。

是其情虛而兇燄亦當漸滅。該府縣張光藻等想必邇有
切實親供。應由該大臣等相機照會法使。仍趕緊訪拏真
正兇犯。迅速議抵。較之空言抵制。或者稍易轉圜。且相距
太遠。於局中情形。未能深悉。姑就愚慮所及。冒昧瀆陳。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酌帶各軍剋日起程。並代奏崇厚請
赴直效力各摺片。天津之事。現經毛昶熙前往。會同曾國藩辦
理。旬日以來。法使羅淑亞仍復恃強逞忿。海口兵船。雖祇數隻。
惟夷情叵測。難保不陸續駛至。肆意要挾。必須及早布置。有備
無患。方可徐圖轉圜。李鴻章現已飭令郭松林周盛傳等軍。分
起啟程。並先帶親軍八營。取道山西馳赴近畿。實能忠勇任事。

深慰廑懷。該督馳抵直境後。應駐紮何處。屆時再行請旨辦理。袁保恆現辦西征糧臺。情形較熟。未便遽易生手。所請赴直效力。著毋庸議。李鴻章另片奏請飭劉銘傳赴營。前已諭知曾國藩飭令該提督赴直。統帶銘軍。本日復諭英翰催令迅速起程。至所陳詢明羅使所聞張光藻等主使有何證據。亦已諭令曾國藩等商辦矣。

又

諭李鴻章奏請調提督赴營等語。直隸天津滋事一案。不能不為布置。李鴻章現已遵旨督兵馳赴近畿。以備緩急。前任直隸提督劉銘傳謀勇兼優。威望素著。該提督深明大義。當此事機緊

緊之時。自應力圖報效。著英翰即行傳諭劉銘傳。尅日兼程赴營。指資統率。駐紮張秋銘軍馬步各營。業經曾國藩調赴滄州一帶。並著知照該提督探明前進。以期迅速。

又

諭李鴻章奏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正法。其照會內稱實由府縣幫同行兇。又稱有主使行兇之人。請飭毛昶熙等詢明該使所聞得自何人。所查得有何據。須將如何幫同主使證據交出。由中外大員會同提集該府縣當堂質訊。必兩造俱肯認供。方成信讞等語。曾國藩現將天津府縣解交刑部治罪。本日軍機大臣呈進毛昶熙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函。有羅淑亞即擬

進京之語。該府縣解送到部時。萬一羅淑亞欲到刑部親看審訊。殊屬不成事體。現在俄比各國均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探聽。將來該府縣到部時。外國人能否前往聽訊等語。雖經該衙門當時竭力阻止。然亦不可不防。若仍令張光藻等在津呈遞親供。曾國藩等與羅淑亞據理辯駁。較為妥善。將來定案時。仍由刑部覆覈。以符曾國藩原請交刑部之奏。著曾國藩等斟酌辦理。本日已傳諭錢鼎銘。將該府縣仍行解赴天津候質。曾國藩等於張光藻等抵津後。先行取具親供。照會羅淑亞。如羅淑亞仍自狡執。再向詢問該府縣幫同主使。究竟有何證據。即得之傳聞。亦應將聞自何人。確鑿指出。再行當堂質訊。以昭覈實。

若以游移無據之詞。欲將該府縣正法。斷不能如此辦理也。張光藻等既在天津傳質。羅淑亞自亦應在津。以免往返函商。曾國藩等即可照會羅淑亞在津商辦。以期迅速了結。如羅淑亞進京。更無轉圜地步。曾國藩等諒亦統籌全局。熟計深思。至正兇亟應嚴緝。前所獲犯趕緊審訊議抵。較之空函抵制者更為得力。原片均着鈔給閱看。

又

諭。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前經曾國藩奏明交部治罪。惟革員等應得之罪。亦應在津取有親供。質訊明確。再行交部嚴辦。方昭平允。着錢鼎銘即行派員將革員等

解往天津。聽候質訊。

丙午。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工部尚書毛昶熙。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羅淑亞前以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提督陳國瑞三員。有主使殺害洋人之意。應議以抵償。當經臣國藩一面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一面以陳國瑞係案外之人。府縣亦不能即行正法等情。分別照覆該使。並疊本

諭旨。以此事萬難允准。遵即力與相持。不稍游移。該使旋有回京商辦之說。及臣昶熙到津。即會同臣崇厚。往晤羅淑亞德微理亞。剴切開導勸止。頗似稍有轉機。不意初七日戌刻。

該使臣等來臣祖熙宮所。仍堅執前說。必令該三員抵償。並當面恐嚇。若不照辦。難免兵端。經臣祖熙力持正議。與之辯論許久。告以將府縣交部治罪。已屬曲從。至議抵之說。萬難俯就。該使聲稱若不允其所請。即當回京赴總理衙門商辦。復告以非理之求。總理衙門亦萬不能准。何必徒勞往返。轉致稽遲。不如在津商辦。較為妥速。該使堅不聽從。執意回京。初八日復遣隨來章京前往該繙譯處百般譬喻。不克挽留。現於初九日由水路起程。臣等查該使肆意要求。迫我以難堪之事。無論其如何鴟張。總當處以鎮靜。況聞該使所求。未必即出自該國主之意。如果該國

志在決裂。即將該三員議抵。亦於事無裨。徒損
國體。儻該國不欲決裂。則我諸事業已俯就。此事不妨力與
相持。且該使狡悍異常。詭謀百出。並未明言該三員議抵
後。即可了案。誠如
聖諭。洋人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
而仍不免啟釁。臣等窺該使之意。若非京外一體拒絕。必
不甘心。是以再三勸阻。不肯聽從。此次到京。必仍百計要
挾。伏乞我
皇上宸衷審斷。定見力持。該使不遂所請。未必不自行轉圜。回津
商辦。庶此案稍易措手矣。

曾國藩又奏。保定銘軍二千餘人。張秋銘軍九千餘人。先後調集天津滄州等處。李鴻章所部郭松林周盛傳等軍。旋當東來。直境荒歉之後。糧食銀貴異常。軍米一項。猝難購辦。淮軍部衆。率係南人。慣食大米。南方採買。海船裝運。節節為難。現在福建船局購辦京米。已由前任臺灣道吳大澂解運抵津。臣擬截留二萬石。存儲津郡。以濟急需。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此項福建運到之米。由天津撥留二萬石。以為李鴻章軍營及銘軍全隊之用。俾各軍抵津。不以缺食為患。如此通融辦理。於大局實有裨益。

曾國藩又奏。臣欽奉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上諭。令傳振邦前赴天津。聽候該督調遣。其練軍及標營官兵。已令傳振邦據爲部署候調等因。欽此。查此時津郡不甚危急。該提督所帶新練之軍。尤難當此大敵。徵發太繁。無裨實際。似可毋庸赴津。即經臣函致總理衙門查照。昨接函復。此節應俟毛昶熙到津會商。奏明暫緩。亦無不可。茲經臣與毛昶熙會商。意見相同。除咨令該提督暫緩來津外。謹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等奏。法使仍執前議。徑行回京商辦一摺。羅淑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准之理。昨已傳

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並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親供。照會該使。以期迅速了結。今雖淑亞既因不遂所欲。悻悻回京。此時中外一心。非理之求。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自能堅持定見。力拒詭謀。曾國藩等仍當將辦完等事趕緊辦理。不得因該使業已來京。稍涉鬆勁。一面飭張光藻等速遞親供。在津候質。如此辦法。該使理屈辭窮。或當自行轉圜。回津商辦也。另片奏請將福建船局購辦京倉截留二萬石存儲津郡。備李鴻章軍營及銘軍全隊之用。係為豫籌兵食起見。著照所請行。傅振邦已傳諭令其折回古北口矣。

又

諭。傳諭直隸提督傅振邦。前據傅振邦奏。部署各軍。於初五日由古北口起程赴津。茲據曾國藩等奏。請飭該提督暫緩來津等語。古北口練軍及提標營各官兵。本可緩為徵調。該提督於接奉此旨後。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折回古北口。暫緩赴津。仍著將新練各軍勤加訓練。悉成勁旅。不可有名無實。

丁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天津民教啟釁。諭令沿江沿海各督撫等。於各口岸嚴密設防。該督撫等諒已遵旨籌辦。津事尚無頭緒。羅淑亞多方要求。雖據曾國藩等據理駁斥。該使臣桀驁性成。未能就我範圍。現又由津至京。能否不至決裂。未可豫定。此時惟

有先籌防守。以杜洋人窺伺之心。著馬新貽英桂瑞麟李瀚章丁日昌英翰劉坤一丁寶楨郭柏蔭劉崐李福泰黃翼升張兆棟楊昌濬於各省通商口岸。迅速籌防。萬一洋人兵船駛至。務須設法堵禦。勿任其乘虛肆擾。或至占踞口岸。如有疏虞。惟該督撫等是問。所有沿江沿海水陸官兵。仍當懍遵前諭。力加整頓。並著將現辦情形。詳晰具奏。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奴才於六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崇厚已派出使法國。自應及早啟行。著曾國藩體察情形。如崇厚此時可以交卸。即著該侍郎先行來京陛見。以便即日起

程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廣運。欽佩難名。弟伏查其時正值法使羅淑亞甫經到津。逞
其虛憍之氣。與督臣疊次照會。固執己見。否則立啟兵端。
情形萬緊。弟以大局所關。大義所在。自應在津幫同曾國
藩殫竭血誠商辦。但求於時事少有挽回。不致遽行決裂。
當經督臣奏明令弟暫緩晉京在案。嗣又欽奉
上諭。毛昶熙著前赴天津。會同曾國藩查辦事件。欽此。尚書毛昶
熙於七月初五日到津。次日即約同弟前赴威妥瑪羅淑
亞處。竭力攔阻。勸其在津辦事。不必晉京。奈其回京之意
已決。堅執不從。現在羅淑亞威妥瑪已於本月初九初十

等日。先後起程回京。奴才思英法兩國使臣。既皆回京。是津
郡目下情形。與月前稍異。奴才係奉
旨出使法國之人。受
命以來。已逾一月有餘。
綸音渙汗。早經宣布泰西各國。誠如
聖諭。自應及早啟行。以敦和好而彰大信。奴才早行一日。即可早安
外國一日之心。於籌維大局。極有關係。奴才當與曾國藩毛
昶熙商明。相應欽遵
諭旨。先行來京
陛見。至大理寺卿成林奉

旨署理通商大臣一缺。該京卿已銷假多日。自可來津。芬擬於拜

摺後。即行帶印啟程。趨詣

闕廷。跪聆

聖訓。所有芬衙門應行交代事件。業已逐件清釐。統俟成林受篆。

即將關防文件。一併派員齎交成林接收。現時署中日行

事件。查照成案。飭派通商委員鹽運使銜江蘇補用道陳

翰芬代拆代行。並查明芬歷次出差章程。遇有中外文移

事件。暫用天津關監督印信。至衙署關庫重地。行文天津

鎮道派撥弁兵。小心守護。

諭軍機大臣等。崇厚奏體察津郡現時情形。擬即來京陛見一摺。

崇厚著即來京。其三口通商一缺。著毛昶熙暫行署理。崇厚即將關防交毛昶熙接收。毋庸攜帶來京。津門應辦事宜。仍著曾國藩毛昶熙懍遵疊次諭旨。妥速籌辦。

己卯。江蘇巡撫丁日昌奏。竊臣於七月初四日。欽奉寄諭。近日各省民教仇殺之案。不一而足。洋人動以兵船恐嚇等因。欽此。伏查天津民教互鬨一案。在法領事先戾性成。固屬禍由自取。然傷斃彼族官民教士至二十餘名之多。在雖淑亟虛憍矜張。難保不捏情虛報。而各國幸災樂禍。覬覦將來得有借口。一體均沾。亦無不極力慫恿。從旁幫助。莫開兵端。即一意主撫。亦必先能守而後能撫。是則暗中防

雖一端。實為目前切要之舉也。惟向來外國講求以水戰取長。而法人則兼長於陸。現在沿江沿海。所設防兵。如長江外海水師船隻。不過舢板廣艇之類。若在江海陡遇風濤。兵勇即顛簸不能站立。何況打戰。其製造局新造輪船。合江閩二省。不過四五號。身小力薄。以捕海盜則有餘。以禦外侮則不足。而且船中多係洋人駕駛。設遇有事。發縱亦難如意。此沿江沿海口岸水師之實在情形也。邇來中原甫經肅清。西南軍務。總未竣事。游勇會匪。伺隙而動。論目前之事勢。則宜以羈縻為萬全。論事後之經營。則宜以自強為根本。臣前曾密陳綠營兵制。宜化散為整。並與

曾國藩商及水師章程。亟宜改絃易轍。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方今強敵環立。攻之之法。與從前不同。則禦之之術。亦當與從前有異。故固民心則先當擇循吏。練隊伍則先當擇將官。紓邊患則先當改營制精器械練輪船建礮臺。然此皆當綢繆於平日。非能取辦於臨時。若毅然決然。為力改因循之計。則今日雖弱。他日可強。今日雖屈。他日可伸。內則卧薪嘗膽。外則虛與委蛇。誠如

聖訓。兵端不可自我而開。蓋發之匪難。收之甚難。固不可不躊躇審重而出之也。且杞程在部。當屬張兆棟密籌守禦。不可稍涉懈怠。而蘇省密邇彼族。尤不可過事張皇。致華洋疑

忌日深。轉成不可了之局。區區愚見所及。是否有當。謹遵
旨密陳。
丁日昌又奏。臣正在具摺覆奏間。復於七月初六日。欽奉
密諭。天津滋事一案。前經派令曾國藩前往查辦等因。欽此。臣奉
諭後。即一面傳知張兆棟護理巡撫印務。一面料理啟程。惟查上
海中國輪船。除恬吉白雲等船。經李鴻章調派解餉赴楚。
尚未駛回上海。其餘操江鐵皮兩船。均未到過天津。而又
派在江口護送秋試士子。展轉劄調。更屬遲延。臣若附搭
外國輪船。計由蘇至滬。尚須數日。而該船又須待客貨滿
載。方肯開行。行期不能由己作主。駛至煙臺。尚須起貨耽

閱一二日。轉覺遲延。臣再四思維。惟有在蘇乘小輪船至清河。即由清河起旱前進。晝夜兼程。計程雖二千餘里。約十餘日必可趕到。似較海道尤為迅速。上海為通商第一碼頭。華洋雜處。綜輯不易。臣現將應辦事宜。詳細交代張兆棟。臣母今年八十九歲。自去冬臥病在牀。臣啟程後乏人侍奉。亦應將醫藥一切。略為料理。臣定於初八日交卸。即於是日兼程北上。天津地方。臣向未到過。惟聞此次教堂用藥迷拐。既查無確據。而百姓滋事之時。又未見地方官認真彈壓。洋人忿激要求。自必出於情理之外。然百姓尚可諉為不知輕重緩急。至於地方官。明知時勢艱難。元

氣虛弱。當百姓紛紛聚衆之時。果肯認真彈壓。即使因而
受傷。亦尚可平其氣而釋其疑。乃任百姓逞一朝之忿。遂
致
國家受無窮之累。過誤似亦不輕。至臣前在藩司任內。有密
陳豫籌修約一疏。係由曾國藩李鴻章代為奏咨者。不知
此疏在何處為洋人所錄鈔。去年羅淑亞到上海時。與著
臬司杜文瀾上海道涂宗瀛言及。甚為忿忿。七年曾國藩
奏請設立沿海水師。言臣素有捍禦外洋之志。此疏刊刻
傳布。洋人亦復恨之切齒。是臣言斷不為羅淑亞所信。可
揣而知。臣在途次。如聞天津情形緊急。即當折往天津幇

同曾國藩力籌守禦。若情形尚鬆。臣當先行入京跪聆
聖訓指示。然後再行赴津。緣起事雖在天津。而了事之樞紐。則不
在天津也。
丁日昌又奏。再天津距京太近。而又為濱海重鎮。若萬一
決裂。則兵連禍結。漕運餉道。在在均關要著。不比他省地
方。與之搆釁。尚可徐圖布置。默計彼若決計用兵。定以上
海為後路。李鴻章頻年平捻平髮。而又熟悉洋務。素為洋
人所畏服。可否飭調李鴻章統兵由江東下。以示彼若無
理要挾。則由上海搗其後路。且天津如果和議不諧。誠不
如由外省與之挑釁。使彼移前敵之兵以顧後路。亦可稍

紓近畿之急。惟李鴻章業經行到陜西。相隔太遠。恐非二三月不能到滬。抑或飭調李鴻章先行移紮近畿。以資護衛之處。恭候

聖裁。至直省駐紮之銘字營。向恃洋槍爲得力。然有洋槍而無洋藥。則利器爲虛設。該營洋藥銅帽軍火等件。向由江甯蘇州兩軍械所。源源接濟。近因淮軍赴陜。李鴻章業將甯蘇所存軍火。提至湖北襄陽一帶存儲。以使就近接濟陜省勦賊之用。昨日紮張秋之銘字營。以軍火缺乏。赴蘇請撥。雖蘇局軍火提存無多。祇可先其所急。飭局應付。惟由運河起解。非兩月不能運至天津。誠恐緩不濟急。臣已飛飭

上海來辦軍火委員劉瑞芬等。迅即設法。將軍火暗中由
沙船運至天津。現在尚有南風。似較由內河可速數倍。惟
洋人如已聞釁。則采買軍火。必多掣肘。可否
密飭曾國藩查明所部軍火短缺何項。是否天津尚有存儲。行知
沿海沿江各督撫。將天津應用軍火。設法機密由海道起
解應用。庶免臨渴掘井。抑臣更有請者。自古以來。往往局
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倡百和。亦足熒聽聞而
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
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臣
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

可抉。至於或戰或和。應由
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動搖。
諭軍機大臣等。丁日昌奏。密陳交涉大概情形。並交卸起程北上。
豫籌備禦各摺片。覽奏均悉。天津之事。法使羅淑亞必欲將府
縣及陳國瑞正法。此事萬難照辦。經曾國藩等據理駁斥。該使
仍復狡執。現又回京。欲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饒舌。已諭令該
王大臣堅持定見。力拒詭謀。一面仍令曾國藩等將緝兇等事
趕緊辦理。丁日昌業經起程由旱道北上。著仍遵前旨。兼程前
進。馳赴天津。幫同曾國藩毛昶熙商辦一切。毋庸先行來京。際
此時事艱難。總以力保和局為是。其非理之求。仍當力與辯論。

以維大體。惟洋人恃強逞忿。動以兵船恫喝。戰守之策。自宜豫為籌備。張秋銘軍。現已調赴滄州一帶駐紮。並令李鴻章統帶郭松林等軍。馳赴近畿一帶。以備不虞。該督業於本月初七日。先帶親軍啟行。不久當可趕到。此間布置既定。洋人知我有備。或可稍戢其虛憍之氣。一面仍與轉圜。可期早日了結。所陳豫籌軍火一節。已諭令曾國藩照辦矣。

又

諭。丁日昌奏密陳交涉大概情形。並豫籌備槳各摺片。蘇省華洋雜處。稱綦彈壓。較他省為難。此時情形。尤屬緊要。全在地方大吏。操縱得宜。持以鎮靜。事前妥為布置。以備不虞。方可消弭爭

瑞。不至別生枝節。丁日昌現已起程赴津。所有江蘇省水陸要隘。及一切守禦事宜。均著馬新貽張兆棟悉心籌畫。務臻妥協。惟不可稍事張皇。免致中外兩不相安。轉生疑忌。丁日昌以洋人若決計用兵。必以上海為後路。請調李鴻章統兵由江東下。示以彼若決裂。則由上海搗其後路。此亦牽制洋人之法。惟李鴻章現已調赴近畿。丁日昌所奏各情。即著馬新貽張兆棟酌度機宜。豫為籌備。將來如此懾以兵威。使彼有所顧忌。則天津之事亦易轉圜。是在該督等先期部署。庶臨事方有把握。

又

諭。丁日昌奏。張秋銘軍。以軍火缺乏。赴蘇請撥。已飭上海采辦軍

火委員。暗中由沙船運津。以期迅速。惟洋人萬一鬧釁。采買軍
火。必多掣肘。請飭查明豫為籌備等語。著曾國藩查明所部軍
火。短缺何項。是否天津尚有存儲。行知沿海沿江各督撫。將應
需軍火。設法密由海道解津應用。庶免臨時缺乏。此係備豫不
虞。為未雨綢繆之計。曾國藩仍當與毛昶熙妥為辦理。力保和
局。以弭釁端。丁日昌已於本月初八日起行。由陸路兼程前進。
本日已諭令迅速赴津矣。丁日昌摺一件。片二件。均著鈔給閱
看。

貴州巡撫曾璧光等奏。竊去歲遵義府城民教滋事一案。

臣曾將大概情形奏

聞。檄委道員陳昌運等前往辦理。嗣蒙
飭令協辦大學士湖廣督臣李鴻章派員赴黔會辦。旋經督臣奏
委道員余思樞赴黔。臣復添派藩司黎培敬臬司林肇元
道員吳德溥等會同余思樞督飭教案局委員馬應鑣汪
維翰等赴該教士堂中。徹底根查。據委員等面稟以教士
任國柱向稱黔省教案。積壓甚多。現經派員來黔。請即一
併舉辦等語。臣以各起案情。雖有輕重。而事涉中外。上廑
聖懷。該教士既有此請。若不分案清查。即遵義案結。亦屬前事未
了。惟案至九起。頭緒紛繁。往返籌商。致稽時日。屢次恭奉
諭旨飭催。並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錄法國公使羅淑亞所遞

各件。臣復嚴催該司道等。迅速歸案。逐一清查。隨時覈商。

總期遵照條約。持平辦理。不得稍涉枉縱。致起爭端。茲據

該司道等稟稱。該教士以先後各案。仰蒙

大皇帝飭查疊次。意甚欽感。現已逐案查明。一律歸結。共釋前嫌。

永敦和好。呈送結案清單。稟請覈辦前來。當即飭令照稟

議結。謹繕案單恭呈

御覽。現擬出示曉諭各屬。嗣後遇有民教交涉事件。均照條約辦

理。以期永遠相安。

黔省現結先後教案清單

一遵義府城。於八年五月。有毀堂阻教。搶害教民一宗。

一興義府城團首劉觀得。有殺害教民一案。

一署永甯州尹樹容。羅二等控告殺害教民一案。

一彈壓中路已經陣亡之副將田興貴。因施司鐸在途失事一案。

一安順府城團首文際昌。有殺害教民一案。

一桐梓縣團首王大術有殺害教民一案。

一代辦都勻府錢壎。有阻攔文司鐸。不許進獨山州城一案。

一綏陽縣城經堂。被川省營員劉子貴。有毀壞堂中什物一案。

一守備潘應國因駁兩司鐸行路滋事一案。

以上各案。均已三面議明辦理完定。恐後無憑。立此存查。

御批。覽。

曾壁光奏。遵義等處教案。已於上月議結。因設堂行教等事。必須由省商辦。連日與該教士往復妥議。以便赴遵舉行。正擬繕摺拜發間。復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五月初五日。欽奉

諭旨。添派成都將軍崇實來黔會商等因。欽此。旋准崇實咨會。已派委員楊葆棠等先行會同余思樞。蹇誾籌前往清查。擬親駐重慶。就近督辦等語。崇實於教案本極熟習。楊葆棠

等亦素有鄉望。與余思樞蹇誾等。均稱合手。重慶為適中之地。飭着甚協機宜。臣查遵案雖結。而設堂行教諸事。尚須體察民情。逐一從妥辦理。以期永遠相安。已諭令余思樞等。偕楊陰崇等至後。即在道會商妥辦。一面分稟崇實。與臣會覈。以免歧誤。

諭軍機大臣等。曾璧光奏黔省教案。全行議結。開單呈覽。並咨會崇實會同覈辦各摺片。貴州遵義等處教案。共有九起。現經曾璧光派委司道各員。會同該教士逐案查明。一律歸結。擬即出示曉諭各屬。以後遇有民教交涉事件。均照條約辦理。所籌甚為妥協。着曾璧光即將各案如何議結詳細根由。迅速咨明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憑查覈。黔省教案。雖已全結。而設堂行教等事。尚須妥籌辦法。該撫務當飭令余思樞婁閣會同楊蔭棠籌體察民情。設法開導。毋令再生枝節。仍隨時咨商崇實酌覈辦理。免至以誤。並檄飭地方官嗣後務當持平辦理。勿任再滋事端。前有旨令崇實馳赴遵義就近督辦。此時遵義教案已結。尚有設堂行教事務。亦須督率妥員。逐一經理。操縱方合機宜。崇實應否仍赴遵義之處。着即酌量情形。以定行止。

庚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本月十四日。法國使臣羅淑亞到京。請示何日接見。臣等即令於十五日來見。先是臣等屢接曾國藩毛昶熙來函。以羅淑亞堅執砍

將已革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議抵之說。不願在津商酌。必欲來京等情。臣等逆料該使臣來臨。定多狡執。茲於十五日。該使臣來同繙譯官德微理亞前來。當經臣等接見。該使臣仍以主使之說。歸咎府縣各官。持定前議。不稍通融。雖經臣等正言駁辯。仍執前言。臣等亦堅與爭持。毫未鬆勁。該使臣又以曾國藩到津五十餘日。辦理遲延。並無確實辦法。當答以曾國藩一到津郡。即爲查拏兇犯。修葺教堂。並爲奏請昭雪。種種認真經理之處。以破其遲延之說。渠又稱兇手尚未拏獲。則告以現已先後緝獲多名。正在詳細研究。又謂教民慘被非刑。備極酷毒。該地方官

似此情形。應請查辦。復答以此事當為查明實情嚴辦。此
臣等與羅淑亞此次由津到京。初見辯論津案之大概情
形也。總之該使臣非理之求。斷難遷就。而於近情之請。必
當趕緊經理。以示中國誠信待人。盡其在我之意。相應奏
請
飭下曾國藩毛昶熙悉心籌商一切。確訪案內正兇。迅速拏獲歸
案訊究。毋任漏網。並查明教民等酷受非刑一節。是否屬
實。詳細覆奏。以憑覈辦。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使臣到京。議辦天津
教案。謹陳辯論情形一摺。據稱羅淑亞到京。接晤後仍以主使

之說。歸咎府縣各官。持究前議。不稍通融。該王大臣堅與爭持。究不鬆勁。該使臣人以曾國藩到津五十餘日。並無確實辦法。兇手尚未拏獲。兼以教民慘被非刑。應請查辦為詞。該王大臣答以曾國藩一到天津。即為緝兇修堂。並為奏請昭雪。現已先後緝犯多名。詳細研究。辦理認真。以破其遷延之說。其教民酷受非刑一節。允為查明嚴辦等語。該使臣非理之求。斷難遷就。而於近情之請。必當趕緊辦理。以示誠信。此時如將下手滋事之犯。訊出確實供詞。按律懲辦。則洋人自不至節外生枝。再歸咎於府縣。著曾國藩毛昶熙督飭丁壽昌等。將現獲各犯詳細研鞫。並將案內正兇。迅速拏獲歸案訊究。毋任漏網。總期早一

日結案。即可早一日轉圜。切勿稍涉遲延。致滋洋人口實。至教民船受非刑一節。或平日民教相仇。桀卒人等遇有被押教民。借以洩忿。亦未可定。即使實有其事。地方官不過失於覺察。無所用其迴護。著曾國藩毛昶熙確切查明。據實覆奏。張光藻劉傑現在何處。已否到津。尚未據曾國藩等奏到。本日又諭令錢鼎銘將該員等迅速解津。趁此洋人在京。趕緊取具親供。由曾國藩等奏明辦理。庶其中不至為難。若以奉旨治罪之員。任其他去。既於國體有傷。在該革員等亦非計之得者。且使洋人得所藉口。於議抵一節。更將牢不可破。該督諒早見及此也。曾國藩等前奏力保和局。堅持定見。誠屬審時度勢之論。惟不應辯

者固不可許。應辦者亦必切實辦理。速辦則洋人無可置喙。遲
則多所要求。曾國藩毛昶熙同辦一事。務當悉心籌商。密速妥
辦。以副委任。
又
諭前諭錢鼎銘將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
傑派員解往天津聽候質訊。該革員等現在何處。已否解往。如
尚未起程。着錢鼎銘懍遵前旨。遴派妥員。將該革員等立即解
津。此事關繫緊要。毋得任意耽延。具起程日期。並着由該臬司
迅速覆奏。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李鴻章帶兵馳赴近畿。已據該督奏報起程。不久當入直境。因思此舉本係未雨綢繆。豫為籌備。自宜嚴密布置。不可先露風聲。現在天津之事。未即決裂。若調兵信息。早為洋人窺破。必致人生疑忌。著李鴻章於行抵直境時。酌度情形。即將所帶各營扼紮直隸邊境獲鹿一帶。或於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分紮。總以防回匪竄擾為名。該督務須不動聲色。持以鎮靜。用昭慎密。至正定廣平等處。均有洋人教堂。李鴻章務當就近彈壓兵民。毋許滋事。免致別生枝節。

癸未。吉林將軍富明阿。副都統毓福奏。竊芽等於七月初六日已刻。欽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奏

上諭。伯彥訥謨祜奏。請調馬隊以備不虞一摺等因。欽此。奴才等欽

遵之下。伏思該處近接畿輔。最關緊要。亟應遵

旨照數挑派。遴委妥員管帶。當茲秋高氣爽。應令剋期趕緊起程前往。以防不虞。是以奴才等即按照吉林各城在營官兵數目多寡。均勻分撥。檄令趕緊照數挑派。陸續送省。奴才等再行復加揀選。並一面由吉林本城十旗存營兵內。親加挑選。茲擬由吉林烏拉伊通額穆赫索羅甯古塔琿春伯都訥三姓阿勒楚喀拉林雙城堡等處。共挑派精壯官兵二千名。分為八起。遴委曾歷戎行之頭品頂帶記名副都統

扎拉嘎圖巴圖魯參領常海頭品頂帶記名副都統致勇巴圖魯協領富珠里副都統銜依拉固勒巴圖魯花翎協領桂慶記名副都統德音木巴圖魯佐領興祿等委為帶兵統領。以期沿途督飭彈壓。擬令統領桂慶常海督帶頭二三四起吉林烏拉等處官兵。其統領富珠里督帶伯都訥等處五六起官兵。興祿統領三姓等處七八起官兵。即令按起相繼起程。星速遄進。所有該官兵需用整裝銀兩。當因庫款支絀。暫由鋪商借墊。俟各外城官兵陸續抵到。即可酌定起程日期。

御批。知道了。

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直隸按察使錢鼎銘稟函。據稱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因患病出省。在順德府調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亦在密雲縣治病。已派員分赴守催等語。覽奏不勝詫異。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即使患病屬實。亦應在天津聽候查辦。乃該革員等。一赴順德。一赴密雲。捏病遠避。直視諭旨如弁髦。尚復成何事體。試思該革員等不呈遞親供。辨別是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與洋人終日辯詰。何能以空言相抵。朝廷之令該革員等赴津者。實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體會。翛然置身事外。若使洋人聞之。豈不益滋

口寔。此事關繫重大。不可再涉遷延。著錢鼎銘懍遵前旨。星夜派員前往。將該革員等迅解天津。不准藉詞託病。仍著將起解日期。趕緊覆奏。曾國藩於張光藻等革職後。率行給假他出。實屬不知緩急。並著派員勒限催提。俟解到日。會同毛昶熙取具該革員等確切親供。以憑覈辦。若再託詞遠避。國法具在。豈能寬宥。

丙戌。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奏。臣前奉六月十四日寄諭。令彭玉麟迅赴江南。並垂詢劉銘傳能否來直。楊岳斌起用能否得力等因。續奉六月二十七日諭旨。令臣徵催劉銘傳兼程赴直。統帶銘軍。以備緩急等因。欽此。

查捻逆肅清以後。劉銘傳即堅請開缺。臣七年北上時。過
劉銘傳於清江。再三慰留。該提督面稱幾補如有警急。仍
當投袂而起。昨臣檄調張秋銘軍。即經欽函勸駕。催令迅
速赴軍。目下淮勇半已遣撤。李鴻章所部。多係選用宿將。
添募新勇。惟銘字一軍。尚係百戰之舊卒。其開花礮隊。亦
較他軍為尤精。但駐防過久。恐於戰事稍疏。若令劉銘傳
親出統馭。不難復還舊觀。勠力用命。劉銘傳在同時諸將
中。實為魁傑之材。此次催令來直。可否稍示優異之處。伏
候
聖裁。彭玉麟前治水師。積勞過久。謝病還家。近來每與臣書。屢言

病狀增劇。
諭旨飭赴江南。未審能否即出。楊岳斌上年不憚千餘里之遠。訪
鮑超於夔州。李鴻章過夔門聞有此事。即欲薦令復出。治
軍海上。與臣往返函商。其後楊岳斌復鮑超書。以親老身
病為辭。議遂中止。今奉
諭旨。臣已致書楊岳斌彭玉麟二臣。詢其能否再出。俟有覆信。續
行奏陳。臣竊謂治海上之水師。與江面之水師。截然不同。
江則輕舢小艇。已為利器。海則非有堅重輪船。配用巨礮。
斷不足自立。以與敵爭衡。江則兩湖三江之人皆可召募。
海則風潮掀簸。非閩廣寗波沿海之人。往往嘔吐發暈。不

能便習重洋。江則夫湖小港。一望可知。海則浩無津涯。非練習多年。不足以定方向而測淺深。其餘均須艱難創造。另起爐鍾。長江得力之將帥。用之海上。殊恐遠地弗良。今中國輪船甫經修造。尚不盡如洋人兵船之式。洋槍洋礮。甫經操練。亦不能及洋人技藝之精。至如召募水軍。出海操演。此時尚未議及。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强。自非內外臣工。各有臥薪嘗膽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鉅。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後人又將託辭以俟後人。且永無自强之一日。茲當閩滬兩廠船成之時。即當於兩處選立統將。慎擇船主。出洋操練。無論有警無警。

窮年累歲。練習不懈。或者求艾三年。終有可以即戎之時。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遵旨函致彭玉麟等能否再出。續行覆

奏等語。彭玉麟等受恩深重。當此國家多事之秋。自應力圖報

效。着曾國藩於接到彭玉麟楊岳斌覆信時。即行具奏。候旨簡

用。劉銘傳勇往過人。治軍有律。據曾國藩奏稱此次催令來直。

可否稍示優異。着俟劉銘傳到直後。再行聽候諭旨。曾國藩所

陳治海上水師。與江上水師。迥然不同。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

強。非特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鉅。畏縮不為。

俟諸後人。則永無自強之日。茲值閩滬兩廠船成。即當於兩處

選將操練各情。所籌切中窾要。近來內外臣工。往往遇事機緊

急。徒事張皇。迨禍患略平。則人泄沓成風。為目前苟安之計。卻使創立戰守章程。而在事諸臣。奉行不力。事事有名無實。遂使朝廷深謀遠慮。均屬具文。似此因循成習。何時可冀自强。何時可平外患。宵旰焦勞。無時可釋。現在閩滬兩廠輪船。次第告成。著馬新貽。丁日昌。英桂。沈葆楨。於兩處各擇統將。出洋操練。無論有警無警。窮年累歲。練習不懈。方可備不虞而操勝算。廣東亦應籌備輪船。巡防海口。著瑞麟。李福泰。一體認真辦理。以上各輪船。務須均用中國人駕駛。以期緩急足恃。至各省將備中。如有才具出眾。熟習風濤沙綫者。著各該督撫隨時保奏。以備擢用。即山林草野之中。有長於海戰者。亦當隨處留心物色。量

才超拔。庶才能以搜羅而出。將士皆干城之選矣。此外如另有

備禦之策。並着該督撫等全局統籌。隨時具奏。該督撫等均為

國家重臣。務當實心任事。為嘗膽臥薪之計。共挽時艱。以副委

任。曾國藩原片。均着摘鈔閱看。

看湖廣總督浙江巡撫李瀚章湖北巡撫郭柏蔭奏。竊臣

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民教啟釁等因。欽此。臣等跪誦之餘。曷勝欽服。伏

查天津民教相爭。致斃法國領事人等。釁由匪徒迷拐幼

孩而起。該領事輒對中國官員。施放洋槍。以致民心忿激。

釀成巨案。現既經直隸督臣曾國藩前往查明情形覆奏。

當可妥速辦結。萬一法使播端要挾。慾壑難填。包藏禍心。變生不測。誠如

聖諭。斷不能任其肆意猖獗。自宜豫為之防。竊思近來在內地設堂傳教者。惟法國人為最多。中國莠民匪徒。每恃習教而作奸犯科。魚肉良善。地方官因投鼠忌器。辦理不無寬縱。愚民無知。往往逞忿私鬭。致各省民教仇殺之案。層見疊出。法使惟利是圖。動輒以兵船脅制訛索。良民飲恨既久。積怨愈深。無不人人切齒。其所以隱忍吞聲。受之而不報者。非畏外洋之強悍。實守我

國家之法度也。日後如須用武。百姓莫不奮臂爭先。願與決

勝。眾志成城。此民心大可用者也。迴溯洋人入寇之初。蓋
緣中華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民不知兵。兵無鬬志。但聞船
礮之堅利。莫敢攖鋒而迎敵。後值髮捻各逆。相繼倡亂。內
患方殷。無暇守禦。彼逆乘機思逞。
朝廷懷遠以德。一視同仁。許以通商。准立和約。乃為一時權
宜之舉。現中原底定。東南肅清。各省留防未撤之兵。皆久
經戰陣。緩急可資。民間歷年舉辦團練。風氣亦漸轉弱為
強。洋人所恃之軍火器械。中國近年設局仿造。間亦有之。
兵民皆視為尋常之物。而無畏葸中餒之志。此軍器較利
於昔者也。設或事有決裂。本任督臣李鴻章。自當率師北

上。供衛
畿輔。不能回顧楚境。就湖北形勢而論。地居腹內。首重江防。
下游黃州所屬之半壁山田家鎮。接江西。最為要隘。因
宜設防於此。然洋船必由京口入江。方能上駛。一旦有警。
尤以堵守京口為先務之急。所有漢陽岳州兩鎮水師各
船。將來長江提臣黃翼升必調赴江南扼紮海口。協力堵
禦。以固門戶。未便仍畫汎地。株守一隅。查鄂省現在留巡
襄河荊江水師礮船。共計有二百餘號。陸勇除目前李鴻
章調赴西征外。尚有六千餘人。水師各軍。皆精壯能戰。堪
以禦敵。至通省各標經制官兵一萬八千餘人。均經臣等

隨時督飭挑選操演。士卒尚屬驍壯。足以彈壓地方。如果
海疆不靖。鄂省辦防。就現有之兵加。酌量增募部署。保衛
楚疆。當可無虞。臣等惟有密會水陸提臣暨鄂省各督撫
嚴飭所屬各營將弁。勤加訓練。認眞整頓。明示鎮靜。俾為
防範。斷不敢徒託空言。致滋貽誤。亦不敢孟浪從事。輕啟
釁端。以冀仰副
聖主未雨綢繆之至意。
李瀚章等又奏。洋人現在內地各省通商碼頭。開行貿易
挈眷僑居者。共有十餘國之多。其衣冠形貌。大抵相同。雖
彼族各分其類。而中國人與之語言不通。莫能辨其何者

為法國之人。何者為英美等國之人。即火輪夾板等船。所
豎旗幟。僅分顏色。而無國名字號。亦屬難以辨認。將來法
國萬一構兵。所有各口岸碼頭。寓居洋人。以及往來各項
洋船。應如何分別防範保護。必須先能辨明各國其人其
船。辦理方有把握。想總理衙門通籌全局。擘畫周詳。定與
英美等國住京公使。豫籌辨認區別機宜。密行知會各省。
妥為照辦。毋使臣等總總過慮也。

諭軍機大臣等。李瀚章郭柏蔭奏。整頓水陸各軍。現辦情形。暨請
豫籌辨認各國洋人各摺片。據稱湖北水陸各軍。現皆精壯可
以禦敵。通省標兵。亦多驍勇可用。如果海疆不靖。鄂省籌辦防

堵。當可無虞。覽奏均悉。天津之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與法使辯論。尚未遽啟兵端。而未雨綢繆。不能不先期布置。鄂省長江天塹。守禦有資。惟該省水陸要區。均有洋人往來聚處。江防自應嚴密。該署督等所奏各情。於辦防確有把握。即着不動聲色。聯絡郡封。飭水陸各營。妥為部署。並隨時認真整頓。以備不虞。此次津民。本與法國構釁。自可將各國區別辦理。以孤其勢。惟因誤傷俄英比意之人。以致各國藉口。均有連橫之勢。業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設法調處。李瀚章等所陳辦明各國人船。以便分別防範保護之處。如將來事機決裂。當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機知照辦理。

山東巡撫丁寶楨奏。竊臣於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十六日。疊次欽奉

密諭。以天津民教啟衅等因。欽此。又於九年七月初五日欽奉

上諭。今遴選久經戰陣之員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宸謨廣運。欽服莫名。伏查天津一案。當滋事之始。臣確訪情形。深慮辦理之極為棘手。緣民教均有各不相下之勢。畸重畸輕。皆易激起爭端。雖在我決不可輕言用兵。而事變之來。恆恐出諸意外。是以豫防之道。不可不密為講求。臣當於六月中旬。先已函致登州鎮總兵陳擇輔以查夠營伍為詞。令其來省。與之熟計海口形勢。密謀布置。並密函

切屬登萊青道劉達善。令其於煙臺各洋行。加意拊循。如

有假借津寓。造言惑眾者。立即拏究。以安洋人之心。一面

仍將海口暗為體查情形。並煙臺洋人有何舉動。飛速密

稟。以憑覈辦。茲欽奉

密諭飭辦。臣自當不動聲色。悉心妥籌。惟查東省海面。自日照縣

之濤雒口與江蘇交界起。至海豐縣之大沽河口與直省

交界止。中分為東南北三洋。每洋相距約四五百里不等。

統計洋面約一千四百餘里。其間島嶼海口。大小統計二

百數十處。道里頗形寥遠。若使處處布防。不惟無此兵力。

且勢分力弱。亦不足以資堵禦。臣詳細審度。惟有擇要設

防。查文登縣屬之馬頭嘴石島福山縣屬之煙臺蓬萊縣屬之廟島掖縣屬之小石島五處。係洋船來往經由之道。現擬於此處酌定設防。此外若文登之鐵槎山榮成之成山兩處。為洋船駛行東洋標準。而成山一處。地勢險要。船行必須開避。亦擬於兩處酌定每處各屯紮三數百人。徧插旗幟。多設礮位。以作疑兵而資鎮攝。至於分布應需兵數。馬頭嘴石島兩處。共須防兵一千四五百人。煙臺及蓬萊縣廟島兩處。最為緊要。每處必須防兵二千五六百人。掖縣之小石島一處。亦須防兵一千二三百人。合計五處。及鐵槎山成山兩處。共須防兵六千數百人。始敷布置。復

查登鎮所轄水陸各營。除出師裁撤外。實存兵丁三千六百九十餘名。以之分防各島口。實不敷兵三千餘人。臣擬將來設防之時。酌定以記名提督現署臣標中軍參將莫組紳所帶勇丁二營合之。如不足用。擬在煙臺將福建廣東向在該處游散之徒。招募二三營。嚴行約束。俾為我用。一可以杜洋人句結漢奸之謀。一可以靖內地藉端肆擾之害。惟是布置雖定。而津事並未稍形決裂。雖該洋人時以兵船要挾。究未顯露痕跡。此時辦理海防。亦祇可將地規畫定局。待時而動。萬不能遽行調派。轉令該洋人得以藉口。臣刻惟懍遵

聖訓。將沿海水陸各官兵。加意整頓。現已嚴飭各將弁。令其於各營兵丁。揀選足數。勤加操練。決不明言設防之事。以示鎮靜。爲一日後有擊調撥。亦甚便捷。此臣現在籌辦海口之情形也。抑臣竊有說者。此次天津民教滋事。僅係法國而不及各國。僅係教堂而不及通商。以目前情勢論之。法國重傳教。而各國重通商。若一經用兵。於通商各國必多不利。洋人惟利是圖。似不肯以彼累此。故用兵一層。將來或不至此。所慮法使羅淑亞遇事任性。躁急妄爲。則防之自應嚴密。然事機如果決裂。臣以爲沿海各口之防。尚可緩圖。而大沽北塘等處。爲

京師最要門戶。急當層層布置。俾使兵勇得力。不令洋人得以登岸。彼亦無計可施。臣目前雖將沿海防務規畫粗定。而根本重地。刻難去懷。現已將王正起所帶之振字四營王心安所帶之東治二營。均調赴附近直境之德州陵縣。分地駐紮。令其巡防邊境。逐日操練。設使事機有急。即當親率北征。期於迅速。以顧根本。惟慮王正起所帶僅四營。王心安所帶僅二營。人數太單。設遇大敵。戰守均難自成一隊。臣不得已。復令其將各該營前次遣撤得力舊部。選募十二營。分帶訓練。如一旦事變猝來。即可獨當一面。力遏狂氛。而於本省海口分布防兵。亦不必從中抽調。似於

內外均尚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丁寶楨奏籌防海口。及練兵備調一摺。天津一案。法使羅淑亞肆意要挾。近復回京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饒舌。疊經王大臣堅持定見。力與辯論。目前情形。雖不至遽行決裂。而此事如何辦結。尚無實在把握。此次啟釁雖由法國。亦有誤傷俄英比意等國之人。且洋人蛩駏相依。遇事必相聯絡。不可不先事籌畫。以備不虞。丁寶楨擬於東省各海口酌定兵數。分別布置。所籌尚妥。著即不動聲色。慎密籌備。煙臺地方。華洋雜處。尤關緊要。務當飭令文武各員。撫循彈壓。免滋事端。王正起等營分紮德州等處。並著飭令認真訓練。以備緩急。

黑龍江將軍德英奏。竊奴才於七月初九日丑刻。承准軍機
大臣密寄。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伯彥訥謨祜奏。請調馬隊。以備不虞等因。欽此。奴才伏查所屬
各城兵丁。除調赴軍營外。現在存營者爲數無多。並內有
由軍營補甲。因受傷病撤回。疲弱者亦復不少。且本省地
面遼闊。係屬極邊重地。西南與蒙古吉林連界。東北與俄
國接壤。該夷屢屢違約要求不息。並由水陸任意游行。其
情叵測。所有防範巡查。在在均關緊要。加以呼蘭等處。招
民開墾。該處與吉林屬境。僅隔一江。每屆封凍時。賊匪竄
擾。由省派兵往捕。其各該要隘。以及附近山林。彈壓稽查。

一切差傜。皆資兵力。今就各城現有兵數計之。已覺過單。
若再挑派精兵二千名。則各城存兵更少。遇有緊要差遣。
實屬不敷分派。深慮貽誤。現由齊齊哈爾挑派精兵二百
五十名。黑龍江挑派精兵一百五十名。墨爾根挑派精兵
一百名。呼倫貝爾。布特哈兩處。各挑派精兵二百五十名。
共酌派精兵一千名。由曾經出師各官内揀派二十四員。
分起管帶。於八月初六日。由省啟程。續起各間二日前往。
現調赴口官兵。仍查照向辦章程。自茂興站出境。由蒙古
草地進法庫邊門。取道迅速赴口。一面先行飛咨
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君直隸總督飭屬一體妥為豫備協濟

馬匹車輛。以利遄行。查本省額設軍械。均經歷次徵調官
兵。攜赴軍營。現存捐造防夷軍器無多。遇有事故。實係不
敷分發。此次奉
旨調取官兵。應需軍械。懇請
飭部撥給。抑或轉令直隸督撫等酌籌給發。以資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德英挑選黑龍江馬隊二千名。馳赴古北口
一帶駐紮。茲據德英奏。黑龍江所屬各城。存營兵數無多。且須
防守邊境。僅能挑選精兵一千名。擬於八月初六日陸續起程
等語。即著照所請。飭令管帶各員。屆期迅速起程。不得沿途逗
遛。該將軍因存營軍械不敷。請飭部撥給。或令直隸總督酌籌

給發之處。著庫克吉泰於該官兵行抵古北口時。查看情形。奏

明辦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四